

英语教材难度评价的综述研究

刘文睿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聊城，252003；

摘要：本文结合国外教材评价相关成果，梳理了国内英语教材难度评价的发展路径，总结了英语教材难度定义、评价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主要成果。基于西方理论，教材难度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显现出了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然而，教材难度评价的成果相对独立，并且主要在数学等理科教科书上体现，尽管邹为诚教授提出了较为科学的英语学科教材评价体系，但该体系还未经过大量应用和验证，教材难度的研究在与教材编写和教材对比的结合上还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教材难度；影响因素；任务难度

DOI：10.64216/3080-1494.26.02.076

引言

近年来，新教材出版推动教材研究成为热点，但相关研究多聚焦内容设置与应用方法，对教材难度的评估关注不足；评估方法多依赖个人主观判断，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学段上，研究多集中于高等教育专业课教材，针对中学教材的难度评估较为匮乏，仅有少量学位论文涉及教材难度对比，且评价标准差异显著。笔者认为，新教材难度评估可借鉴既有旧教材评价经验，采用科学

方法开展。据此，本文将系统梳理教材难度评价手段，探寻可靠评估方法，为中学英语教材的合理选择与创造性使用、适配学生英语水平提供理论支撑。

1 教材难度研究发展路径

总体来说，教材难度研究由国外领先，国内研究基于国外研究理论，起步较晚，在2020年之后成为研究热点，发展中发成了本土化的改变。下图为国内教材难度研究数量与年份的统计表。



图1 国内教材难度研究数量与年份统计表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将从教材难度的定义、教材难度的评价标准以及教材难度的研究方法三个主要方面分别阐述。

1.1 教材难度的多种定义

教材难度的核心属性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既是学习者受自身知识能力限制产生的主观感受，也需

通过可测量的客观要素进行界定。19世纪中叶，教科书的分析和评价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其教材评价起步较早，但针对教材难易度的评价却鲜有系统的研究，且大都将教材难度定义为任务难度，对学生的认知

关注度较高，但对任务的界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该领域的学者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考虑任务的难度，难度的高低是由完成任务所需的注意力的多少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要传达的信息需要学生投入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就会被认为在认知上更复杂，对认知的要求更高，因而难度也就更大。国内教材难度研究起步较晚，黄甫全、王晶（1994）为该领域先行者，其研究追溯了课程难度的历史演进与影响，从哲学视角阐释“课程”与“难度”的内涵，明确难度兼具客观指标与主观体验的模糊性；邹为诚（2017）进一步将教材难度定义为学习者完成任务时对主客观因素的自然反应，其研究核心聚焦教

材知识水平等级与学习活动复杂度的差异。

1.2 英语教材难度评价影响因素

1.2.1 国外英语教材难度评价要素研究

国外教材难度评价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一批成熟的理论模型与工具,但早期成果尚未构建系统的难度分析框架。Cunningsworth (1984,2002) 提出涵盖教材目标、内容、设计、语言等维度的评价清单, Hutchinson 和 Waters (1987) 倡导基于教学目标与学生需求的“匹配法”,二者为教材评价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但评价标准缺乏分类且不够全面。

相较于教材难度研究的匮乏,国外任务难度研究成果丰硕。Nunan (1989) 将任务划分为非交际型与交际型,从输入特征与学习者因素双重视角分析难度,为任务难度与学习者能力的匹配提供了思路; Prabhu (转引自 Williams et al.,2000) 指出信息数量、认知操作量、精确度要求、学习者背景熟悉度及概念抽象度是影响任务难度的五大因素,其核心贡献在于凸显认知操作的重要性,但未对该过程展开深入分析; Skehan (1998) 基于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性理论,提出任务难度分析框架,从代码复杂度、认知复杂度及沟通压力三个维度构建了任务难度的系统性分析方法。

1.2.2 国内英语教材难度评级要素研究

国内教材评价研究尚显薄弱,现有成果多停留在表层:或引进西方评估清单,或仅依据教学大纲设计评估表(程晓棠, 2002; 何安平, 2001),缺乏对教材与学习者认知特征匹配度的深层考察,而学习者的主观感知与教材具体学习任务应是评价的核心视角。作为教学核心工具,教材的语言内容、教法设计直接关联课堂实践,但其难度评价领域的系统研究仍较为匮乏。

20世纪初,教材评价的理论研究大量涌现,涉及到了教材评价的概念、范围、内容和功能。虽然教材评价

的历史比较悠久,但针对英语教材难易程度的评价却鲜有系统的研究。教材难度研究源于课程难度研究,二者存在内在关联(黄甫全、王晶, 1994)。1994年后,国内教材难度研究逐渐体系化,初期聚焦理科教材的量化分析,黄甫全、王晶(1994)将课程难度定义为“内容从简到繁、从浅到深,实现教学目标的动态发展过程”。任务难度研究也逐步发展,吴旭东(1997)指出,学习者因素、输入特征与活动设计是影响任务难度的核心变量,且难度感知具有主观性,量化评估难度较高(何、王, 2003)。

任务难度的研究在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吴旭东, 1997)。吴旭东(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学习者因素、输入和活动是造成任务难度的主要因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因为影响任务难度的变量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变量都相互重叠、相互影响。此外,由于对难度的感知因人而异,因此很难确定什么更容易或更困难。

史宁忠等。(2005)提出了数学课程难度等级的评价模型,后来又提出了数学课本难度等级的评价模型: $N=a*S/T+(1-a)*G/T$ 。课程/教科书难度级别的三个决定因素(N)。它们是“课程/教科书的深度(S)”,“课程/教科书的范围(G)”和“分配的时间(T)”。课程/教材的深度是指课程/教材内容所带来的思维负荷。但是,他们尝试用抽象分析法来量化每个数学知识点。这种评价课程和教材的模型已在基础教育领域得到认可,并已应用于其他学科的评价。邹为诚(2017)给出了一种系统而恰当的衡量难度的方法,从词汇难度,语法难度,文本复杂度和任务难度四个角度评价教材难度,各个方面都有信效度较好的分析公式,为后续的英语教材难度研究提供了范例。下表为邹为诚教授对影响教材难度的要素框架。

表 1 Evaluation framework on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textbooks

要素类别	研究对象	导致难易的原因
主观要素	学生	动机, 能力, 英语水平, 策略
	教师	英语水平, 教学技巧, 评价手段
客观要素	词汇	生词量, 词汇密度, 高/低频词比例
	语法	语法活动的性质, 语法知识点密度, 语言媒介
	文本	文本可读性
	学习活动	活动性质, 类别和认知复杂度
时间因素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	

1.3 英语教材难度的研究方法

对于英语教材难度的研究,最早主要是采用问卷调

查法,后通过建立模型开展量化研究,随着教材难度分析逐渐成为热点话题,Coh-Metrix 工具和语料库被应用到英语教材难度分析领域。这些研究方法为英语教材难

度的评估提供了多样化的工具和视角，使得教材难度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研究者能够从不同角度量化和评估教材的难度，对英语教材难度的评级也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以下为国内英语教材难度评价的部分有代表性 的研究方法。

邓昭春（2002）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际生词量统计来评估教材难度，反映了学生对难度的主观感受。难度系数法与水平评估法：佟兆俊（2009）比较了这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数值量化教材难度，后者依赖主观判断。欧娟娟（2019）应用 Rasch 模型分析教材阅读材料难度，通过计算学生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来评估材料难度。Coh-Metrix 工具：王艳伟（2021）使用 Coh-Metrix 工具从词汇、句法和衔接三个维度分析教材难度，提供了多维度的难度评估。吴钊（2022）利用语料库方法比较教材难度，通过计算特定词汇和句法结构的频率来评估难度。李华东（2022）利用学术词汇表（AWL）来检验教材的学术词汇覆盖率，从而评估教材的语言学术性。

2 教材难度的研究成果与展望

现有英语教材难度研究已形成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未来研究可聚焦两大核心方向：一是将教材难度评价体系落地于教材对比与优化实践，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理论效度；二是从学生认知视角拓展评价维度，如探讨教材难度与学习成效的关联性、构建适配不同学习者认知特点的个性化评估框架，以完善评价体系的完整性。此外，新教材的出版为该领域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应用场景，如何实现学生水平与教材难度的精准匹配、充分发挥教材辅助教学的核心功能，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议题。

参考文献

- [1]Cunningsworth, A. (1984).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M]. London: Heinemann.
- [2]Cunningsworth, A. (2002). Choosing Your Coursebook [M]. Oxford: Macmillan.
- [3]Hutchinson, T., & Waters, A. (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Learning-centered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Nunan, D. (1989). Designing Tasks for the Communicative Classroo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Skehan, P. (1998).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Skehan, P., & Foster, P. (2007). The Effects of Task Structure and Processing Conditions on Foreign Language Performance [J]. Language Learning, 57(1), 1-49.
- [7]Williams, M., Burden, R. L., & Lan, Y. J. (2000). Psychology for Language Teachers: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程晓棠. (2002). 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9]邓昭春, 段方, 张萍. (2002). 大学英语教材难度比较研究 [J]. 中国大学教学, (7-8), 57-59.
- [10]何安平. (2001). 英语教材评价工具的制定 [J]. 课程·教材·教法, (1), 53-57.
- [11]黄甫全, 王晶. (1994). 试论课程难度 [J]. 课程·教材·教法, (12), 93-98.
- [12]李华东. (2022). 学术词汇覆盖率在英语教材难度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J]. 外语界, (1), 68-75.
- [13]欧娟娟. (2019). 基于 Rasch 模型的教材阅读材料难度分析 [J]. 外语测试与教学, (1), 37-44.
- [14]史宁中, 孔凡哲, 李淑文. (2005). 课程难度模型: 我国义务教育几何课程难度的对比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51-155.
- [15]佟兆俊. (2009). 教材难度系数法与水平评估法比较研究 [J]. 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 (10), 25-28.
- [16]王艳伟. (2021). 基于 Coh-Metrix 工具的英语教材难度分析 [J]. 现代外语, (2), 253-265.
- [17]吴旭东. (1997). 外语学习任务难易度确定原则 [J]. 现代外语, (3), 67-75.
- [18]吴钊. (2022). 语料库方法在英语教材难度比较中的应用 [J]. 外语电化教学, (3), 75-81.
- [19]邹为诚. (2017). 英语课程标准研究与教材分析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